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七十六回 唐月夢錯廣寒闕 梅婢魂歸孝謙主

唐月君雖然睡去，那神明卻與白晝無異。見兩個垂鬟女子，年可十五六許，皆有天然姿態，雙膝前跑道：「請帝師命駕。」月君方欲問所從來，忽聽得門外傳稟，說司城隍謝宴。二女鬟就口宣道：「帝師有旨，不勞腳謝。知道了，請回罷。」月君信口道：「可謂使乎使。」因想鑾駕一行，恐有神靈迎送，遂悄然半雲霧，女鬟前導，正是向西的路。月君便問：「此去是平陽府，汝二人可是我父母差來的麼？」二鬟指道：「前有高山，到彼便知。」說話間，早見翠微之際，雙闕凌穿梭，是白玉琢成的華表，雕鏤著素鳳，盤旋欲舞，如活的一般。月君看闕上的榜，是「廣寒新闕」四字，心中甚是懷疑。回顧二女鬟，已不見了。信步行去，又見萬仞崇台，在空明霄靄之中。乃飛身而上。有橫額在簷，曰：「一炁瑤台」。憑闌四眺，依稀銀河混漾，桂殿玲瓏，大為奇詫。忽而清風徐來，天香一片，沁人肌骨。三足靈蟾，跳躍於前，玉兔舉杵，迴翔於左右。月君不覺失聲曰：「異哉此我廣寒府耶？我今復歸於月殿耶？」又想：「我初然是夢豈其已經屍解耶？抑並肉身而羽化耶？」又一想：「我道行未足劫數未完，焉得遽返瑤台耶？適才二女，豈上所使召我者耶？何以雙無玉旨，其仍然是夢耶？不然，何以羽衣霓裳之素女，又絕不見一人也？」

正在躊躇，遙聞得玉遭到呆呼，香風縹緲，似有素女十餘，隱隱然在非煙非霧中，聯袂而來。月君道：「是耶，姍姍者我舊侍女耶？可異素英、寒簧，竟不得與我同歸於此。」翹首之間，早已齊齊整整，列跪在台前，曰：「有失迎鑾，幸帝師原有。」月君俯而視之，並非素女。內有幾位后妃服飾，餘亦神女妝束，疾忙答禮，相扶而起。卻有岳夫人、碧霞元君、汀皇、宓妃、瑤姬五位是舊識，彼此皆嫣然一笑。元君先啟道：「今日嵩妃敬邀鑾駕，妾等幸叨侍教。」嵩夫人隨向前再拜道：「初命神吏沿途迎接，緣因帝師微行，不敢驚動。二鬟回報時，某等即趨向闕下祇候，竟不知帝師已在台端，所以錯誤。皆某等疏忽之罪。」月君答拜道：「昔承珍貺，至今佩服，尚恨弗能報瓊，何當雙承寵召，無任慚愧。」嵩夫人又應道：「當日帝師駕過芒陬，猥以嫁女，弗敢聚瀆。今特因元君、湘皇與諸夫人輩共迓鸞旗，冀道前愆。」

月君謙遜了幾句，問道：「但不知嵩山之頂，何以有廣寒宮闕耶？」眾神女齊聲答道：「並無此事。」月君隨又仰看顏額時，乃是「坤靈台」三字，所謂銀河桂殿，清蟾玉兔，絕無蹤影。大笑曰：「異哉，我心思在彼而夢寐在此，此何故耶？」

遂備言適才所見。嵩夫人等皆應道：「小童等何處不尋帝師，就是此台，也來過兩遍，直至三遍，方見帝師立於此。」那二女鬟就向前稟道：「到闕下時，我二人已不見帝師，只道是在峰頭遊玩，差不多遍嵩山踏到了。」嵩夫人道：「此這師豫返月宮之坐一光，某等亦應豫祝。」月君道：「此我心自迷耳，幸勿見笑。」方愛位叩問，嵩夫人為一代言。首指一位冠冲天冠，履朝天履，豐面重頤，河目海口者，曰：「后土夫人。」次指一位金鳳冠，赤鳳履，衣九彩霓衣，面如玉琢，神如水湛，有傾國姿容者，曰：「上元夫人。」又指一位雲鬢髻髻，肌香拂拂，衣袂輕揚，丰姿綽約者，曰：「司風少女。」又一位玉骨稜稜，風神皎皎，衣素淨，珮明珠者，曰：「司霜青女。」又有一位發縮三丫，眉分五彩，目炯重瞳，遍身衣張紅者，曰：「司雷阿香。」又一位宮妝錦帔，紅羅纏項，姿容藻麗，精神慘澹者，曰：「虞妃。」又指立在後面二位，曰：「一衡妃之女真真，一小女端端。」並泰妃、衡妃、湘皇、慮妃、瑤姬與嵩夫人，共一十有五位。

碧霞無君道：「帝師既在刊靈台，何不移灑肴於此更為幽爽。」眾神妃皆以為妙。嵩夫人遂令二女鬟率領諸侍婢，頃刻攜來，設獨坐南向以待月君。月君道：「諸神妃其外我耶？」

南嶽夫人道：「帝師在上界為太陰天子，在人世為中原女主，禮當南面。月君斷乎不肯。元君道：「請以后土夫人北面相陪何如？」宓妃、瑤姬等齊聲道：「這個辭不得了。」月君只得就坐。后土夫人又讓了回，方才坐下。昭們是泰妃第一，穆位衡妃為首，餘皆以次坐定。酒過三巡，月君見姬笑道：「此是帝師佳制，無人贊而自贊也。」月君再視之，乃是蓬萊閣宴會時製造一般，不覺失笑曰：「為法自蔽，一至此哉！」眾神妃皆笑。

月君又曰：「前此亦偶然爾，何足為法？」瑤姬曰：「昔東坡之制品味，亦偶然爾，後數百年尚奉之以為法，必舉東坡而名之。何況帝師所造，比東坡更勝一籌，今即借以奉享，若云不佳，真乃為法自蔽哉！」

月君與諸神妃等皆大笑。嵩夫人道：「妾聞得蓬萊閣上，眾仙真以詩為令，亦可效尤否？」瑤姬道：「當晶做詩，今日做詩餘，要不同些才妙。」月君道：「帝女可謂善化成法者。」碧霞元君道：「以詞為令固妙，但帝師駕幸嵩岳，而返游於月宮，是心懷故闕也。我等須要擬定詞名，如《長相思》、《如夢令》、《月兒媚》諸調方許用，如用別調，與題意不合者須罰。」上元夫人道：「若有不能作詞者，或許仍以詩代，但要合得題意，也使得否？」湘皇道：「若要詩代，必須作月宮詞七律一章，庶與本題相合。」后土夫人道：「以詞題而作詩，尤為韻事，不須再議，請帝師首介。」月君辭道：「此令原不分主客，須要爭先繳卷為勝。」瑤姬道：「驪山姥之詩題，諸仙真皆不肯做。帝師當日是主，尚然首倡。今日之題，專為帝師夢光，若帝師不做，其誰敢先說夢話，竟當作真夢呢。」諸神妃皆笑。元君道：「帝師非夢似夢，似夢非夢，此中詩思，非想非非想。巷候大作開我心靈，庶幾不落於夢想。」諸神妃夫人又笑，月君亦笑道：「人生一小夢，天地一大夢。我已落在夢中之夢，縱使卻小夢，終不能超出大夢，窮竟是個夢想。」語未畢，衡夫人笑說：「帝師未做詩，先說法呢。」於是月君弗辭，信筆揮《長相思》一闕，云：

宴神仙，醉神仙，醉踏嵩山空翠天，冰蟾千古圓。

憶嬋娟，夢嬋娟，夢到瑤台若個邊，霓裳浩劫鮮。

眾神妃看罷皆贊道：「珠玉有前，我輩燕石魚目，敢相混耶？」瑤姬道：「不混些燕石魚目，安見得隋侯之珠，楚宮之玉之美？請看第一個先混來。」遂題《如夢令》云：

今夕霞消錦綺，秋水一豐如洗。河漢涉無梁，羅襪雙雙飛起。飛起，飛起，人致電瑤台深外。

青女續題云：

嵩岳諸峰插漢，翠拂銀河無浪。迢遞隔瑤台，浩劫何人獨上。獨上，獨上，只有帝師恰當。

阿香亦續題云：

一片月華如水，冷浸神仙未醉。試問廣寒宮，素女含情掩袂。掩袂，掩袂，只盼鸞輿返旆。

少女雙續題云：

萬里碧空影倒，片月為舟鼓棹。欸乃向何方，水殿蟾宮近了。近了，近了，人在夢中一笑。

瑤姬道：「詞極佳而結句有諷意，應罰大觴。」月君道：「諷者，風也，合於六義。且屬名句，又可警世，我夢中人當罰一爵耳。」小女道：「神仙之夢，即為真境，若忌夢字，請問帝女何以權如夢令耶？」瑤姬道：「這沒得說，我亦應罰。」於是二人各飲一卮。后土夫人道：「我於詩詞，不過暇時涉獵，未臻佳境，請作小令罷。」題云：

眠，蟾光導我素鸞前。聲噦噦，笑出蕊珠邊。

湘皇道：「此不謂佳，誰其佳者？」即續吟云：

髻，絳河映我碧煙鬟。凌波步，踏碎玉鉤彎。

元君道：「我亦效顰小令。」題云：

猜，香風扶我上瑤台。霓裳奏，縹緲渡河來。

慮妃道：「帝師原調人無各者，待我續貂，以博一笑。」題云：

長相思，短相思，長短相思一首詞，中宵夢不迷。

深非雲，淺非雲，深淺非雲月殿文，玲瓏坐玉君。

朋君贊道：「如此蘊藉，不減太白、飛卿，若康、柳諸君，皆可一概抹倒，何況拙作。」眾神妃亦贊道：「彼此不用固謙，正是以貂續貂耳。」阿香戲道：「貂亦有成色。我看前半截，凡人亦可能用，欸好算個狐尾。」眾皆大笑。虞妃立起向帝師道：「妾當日以歌舞事項王，從生牛弄筆墨，有吟詩作賦。請帝師恩罰。」月君道：「固爾，爾不敢敬，請坐罷。」青女道：「我不信。楚五作歌，夫人聞之而自殉，豈不知詩者耶？虞夫人不能答，面有慘色。衡夫人道：「知與行，原不差別，如妾亦久荒書籍，文思不屬，亦願罰。」嵩夫人道：「我亦同然，如詩不成，罰依金穀酒數，我三人皆照此受罰何如？」月君道：「二位夫人不但酌酒，且要令媛代作。」嵩夫人道：「彼自治且不能，奚暇為人代？令他遵帝師命各吟一詞罷。」那端端、真真，心中早已做成，不好僭越，所以妨著。一聞此命，倒故意作想一番，同時皆就。題云：

憶霓裳，舞霓裳，舞到霓裳更香，風生月殿涼。

看清蟾，開清蟾，開過清蟾閒復閒，人隔水晶簾。

端端題云：

湧鑫波，混銀河，彩霞冉冉眾星羅，人間無棹過。

金粟香，玉粒漿，月殿深深水樹長，有個鸞翔。

月君贊賞道：「兩詞如兼金，一可當二也。」

時只有上元夫人未作。瑤姬注視而笑道：「昔人有鬼中董狐，夫人乃神中老杜，故為俄延，看我輩獻醜，一定是驚天劫地的七律了。若猜不著，我飲十杯。猜著了，你飲十杯。」上元夫人道：「猜是猜著了，但無飲十杯之理。」虞妃道：「若詩好，只飲三杯夠了。」上元夫人題於箋上云：

瑤台無影落秋河，晶晶空明澹欲波。片月如舟邀素女，非煙為馭降靈娥。

翹翹霜兔銜杯舞，躍躍冰蟾按節歌。一笑醉來顏似玉，天香影裡共婆娑。

右題《月官詞》

月君看了，稱獎不已，道：「夫人之作，真是壓卷。白太傅雲，共探驪龍而獨得領下之珠。此詩之謂與？」瑤姬道：「我等皆被他壓住，豈肯甘心，一人罰一杯，十杯是准的。」元君道：「我說個情，五作一杯罷。」於是上元夫人飲了五大觥嵩夫人即命撤席散坐，令呈家樂上來。月君看時，是十二個殊色神女，四名著舞衣，八名執樂器，先舞《大垂手》、《小垂手》，回風流雪，均非凡世所有。次奏《大雲璈》、《小雲璈》，抑揚流宕，較天上更勝。落後奏《霓裳九疊》，真響遏行雲，聲凝靈籟，潛魚縱於壑，宿鶴羞於漢，有情無情，一時感動。

月君道：「唐三郎枉作風流天子，曷曾聽此妙音耶？」顧見押班一姝，態流神動，靈慧超倫，因詢其姓字。嵩夫人答曰：「蔣子文之女弟，所謂青溪小姑是也。」月君曰：「名不虛傳。」小姑叩首請詩，因戲贈一絕云：

青溪春水帶春流，有女含情不可求。

一曲珍珠十萬斛，阿姨休擲錦纏頭。

嵩、泰二夫人齊聲道：「帝師此詩，真可當致命傷珠十萬斛矣。」小姑大喜，叩謝而去。

諸神婢擺上換桌，都是新鮮的果品，九州八荒之物，無或不具。佳者如閩南鮮荔枝，蕭山楊梅，蒲東朱柿，松江銀桃，遼東梨，西洋瓜，大宛蒲萄，西竺娑羅子、鬚花果，月支戎王子、無花果之類。貯果的盤子，各色各樣，都是官、哥、汝、定、柴窯，或圓或方，或菱葉、菊花、蓮瓣之象，亦種種不同。

月君賞鑒一番，略用了些果品，微視諸神妃夫人，皆有酒意互相笑謔，不免觥籌交錯。獨有虞我坐，若有思者。因問虞妃：「夫人今在楚宮耶？」忙立起應道：「在烏江廟。」時元君戲調上元夫人道：「席上設的是玄酒，夫人為的是酒上一個玄字，所以謂之上元。上元者，酒上元耳。」嵩夫人笑著接口道：「今日虞夫人要志心皈命禮，且俟我等酌的玄酒，玄之又玄了，然後來代懇。」月君道：「請問楚王安在？」衡夫人代應曰：「已在陽界受用哩。」月君道：「然則夫人何以不同行？」虞妃又立起應道：「妾感項王之情，魂魄相依者，一千五百年於茲矣。當日帝業已成，曾不一聽妾言以至於敗。今者輪回，原奉敕旨同行，妾寧可沈淪，不去造孽，遂得蒙上帝鑒妾苦衷，命為巡察烏江夫人。妾再四思之，雖歷劫之久，義不可背項王而違，則終何了局。冀得衣帝師座下，拔我迷途，臻於覺路。」瑤姬遽接口道：「幸勿以妾之陰質而拒之門外。」月君道：「善哉。」虞妃已趨跪於前，月君為說偈曰：「

貞從志立，烈由氣決，聖賢所重，禪玄之孽。噴，斬爾情根，破爾愛動。我將與爾翻玄圃，而逍遙乎蕊珠之闕。」

虞妃再拜謝道：「妾心已解脫矣，求示弟子修持之道。」月君道：「從來陰質，唯用水火煉度，無益也。我授爾吸日精，煉月華之法，便可超昇入聖。爾不時到我宮中，當次第指示。請起就位。」月君乃問楚王輪回，福運如何。衡夫人又代答道：「現叨帝師樾蔭，曷敢不說？鄖陽國之劉通，即項籍也。今之部屬，皆昔之將佐。昔之嬪御，即今之后妃。上這以夫人不行為正，故物加封敕耳。」月君道：「噫，有是哉！敗於劉矣，而乃托姓於劉。滅於漢矣，而乃建國曰漢。敗且滅矣，而乃以德勝為年號。好勝之心猶未已也。其如福澤日減何？」言畢，即起身辭別。諸神妃皆送至闕下，嵩夫人已令儀仗車駕伺候。月君道：「不可。人間爵位，無異蟬蛻，安得以此誇耀於神明哉？」又看闕上橫額時，是「碧嵩關」三字，月君笑道：「適才是廣寒新關，其夢中之夢耶？」遂御風而去。

頃刻已到，見二劍仙、范飛娘皆在左右侍立。才開法眼，轟隱娘早遞上一選擇。月君覽其語云：

真孝廉，為神主，舉眼看，無兒女。老婢作螟蛉，願得震昏侍。這師帝師，父母閃生汝。只恐瑤台月，照不見重陰底。帝師驚道：「他不等我一等？」答道：「他原半夜就要去的，因待帝師不來，剛剛去得半刻。」月君即往看時，老梅婢端然跌坐，面色如生，沒含微笑。因執其手，撫其胸曰：「妝得與我父母相依，是代我之職，寸心可以稍安。噫天壤間焉得有此義女乎？」因呼為梅姊而大慟。只見雙眼微開，向著月君曰：「我在半路聞得帝師哭聲，所以回來一見。我意這個濟南金殿，不坐他也罷。」月君正話，老梅說：「老主母等得久了，我去矣。」

仍瞑目而逝。月君顧轟隱娘道：「此子終身不遑，一心好道，端坐而化，豈可用凡間之禮來葬他？汝可傳命鐵開府，令作楠林香龕，扶他安坐在內，載至太白山太上帝師墳堂之右，築土安軒。立碑曰：『唐門貞女梅仙子之靈龕。』即煩仙師董成其事。」又謂公孫大娘道：「汝可傳命軍師，仍帶瞿離兒等，且回南陽。其餘諸臣，應回闕者回闕，治事者治事。我今先去與鮑、曼兩師有話，煩劍仙率領女真等，從後加闕下可也。」說畢，化道金光竟自去了。

時鮑、曼二師正與素英、寒簧、胡貞姑、連珠娘等，講論玄奧，忽見帝師在前，亟起相迎。鮑師曰：「月君此來，大有奇異。」月君就把老梅遺箋與二師，並述其已去回來之語。鮑師曰：「他質地如此，當晶我只許他成個魍魎，而今結局得好，也就罷了。」月君道：「他真結局得好，我的結局，倒未必好哩。」

曼師道：「這是怎說？」月君道：「人若是丈夫身，就有五倫縛住。若是女子，在室只有得父子，出字只有得夫婦。至於君臣，是絕不相關的。在我只有父母之恩。未能報得。而今死不能一面，五倫皆乾淨了。還不自己去問本來面目，終日，終日鹿鹿的坐金殿，朝群臣，為他人忙，著甚來由。到那結局之時，悔已遲了。我今定個主意，要與二師遨遊海島，撇卻塵氛，庶幾有上朝玉京的日子。」鮑師吃驚道：「認錯了。這些話兒，若是別人說得出，就是司道。若是你說，卻是誤道。是錯誤之『誤』字了。要知道汝應掌此動數，上帝特命降生，比不得有過同的。這些事，就是汝本來的大事，完局得正大光明，便叫做功完行滿。獨不記及臨下界時，上帝諄諄的諭旨乎？即玄女鬼母，亦各有法語相贈，並未曾教汝去潛心苦修，做這凡人一般的工夫。」曼尼呵呵笑道：

「也還有說。大士授妝天書，卻不是教汝遨遊海島去用的。你今要同著我二人走，不能穀。鮑師要返西池，你卻到不到西池。老尼是要回南海的，月君卻到不得南海。又歸不得瑤台，又回不轉蒲台，又不能住在卸石寨的九仙台。難道會了御風乘霧，只在雲霄內來去不成？還是站在半空中過日子呢？」鮑師大笑，月君亦笑道：「微二師之教，幾乎誤了。」鮑師道：「汝這悄然一走，文武臣僚莫不疑駭，快些安頓去。」

且聽下回分解。